

行走(外一首)

汪胜

清晨的柔光里
你看我正对着镜子微笑
偶尔一丝皱纹闪过
我说:“这就是成长吧!”
你告诉我:这是生活对你的考验
你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还是那个清晨
我背起被生活增重的行囊
行走

孩童时的乐园
悄悄溜走
满园的春色
多么美好

一树的樱花
开得正艳
向日葵在晨露中伸展着熟睡的腰肢
冷清的清泉在蔷薇丛中放慢脚步
夜莺倦了在枝头静静远眺

告别孩童时的精灵
沿着成长的路径
开始新的行程

行囊里装着的是
精灵的笛声
还有钟乳石成长的泪
和那来自林间的美妙歌声

轻轻地往前走
我背着行囊
一路走来
一路踏歌
前进

春天
就在这绚烂的色彩里消逝
时光
在那慢慢柔波里一去不复返
人生
就像一盘磁带
来来去去
从清晨
到那西方的彤云

清晨的露珠

清晨醒来 你的微笑
青山绿水间绽放
你那美丽的容颜
带着青春的气息

窗前的菩提树
抽枝发芽 茁壮成长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我们微笑,行走——
树叶上的那颗露珠
被你伸开手用心接住
闭上眼 品味甘甜
如此美妙

目光与目光的对视
留下的是珍贵的感觉与真实的存在

我在这漫漶的柔波里
用心收藏
带着希望 起航



我为卿狂

何文斌

与奥运结缘,已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记得八八年汉城奥运会,是在初二升初三的暑假进行的。那时,学校里组织补课,生活单调而快乐。记不起是哪位同学,不知他用什么办法,弄来了一份《浙江日报》,给我们的生活注入了一泓激情与狂热。当时,全班同学争相地传阅,年少的我们,不再关心自己的学业,大家与奥运同喜同悲,共筑激情燃烧的岁月。十六天,每一块金牌的获得,都可以让我们激动万分,每一块金牌的失去,我们必将扼腕叹惜。生活是如此简单,心灵是如此肤浅,我们的眼中,我们的心中,只有金牌。哪管他什么奥运精神。

二十多年过去了,蓦然回首,留在记忆深处的,其实哪里还有什么金牌。汉城奥运会,记忆最深的是十四岁的熊倪“偷”给了贴着“狗皮膏药”的美国“跳水王子”洛加尼斯,我第一次明白,什么是“印象分”;是“体操王子”李宁的滑铁卢,我第一次明白,什么叫残酷;是刘易斯与约翰逊的男子百米兴奋剂闹剧,我第一次明白,奥运也会如此丑陋……

时过境迁,对奥运的理解,早已不是简单的金牌,我更关心的,更让我为之情动的,是运动员在赛场内外展现的,属于他们的,独特的奥运精神。

时至今日,每一届奥运会,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奥运时刻,展现了丰富的奥运精神。

九二年的巴塞罗那,张山在男女混合的射击双多项目飞碟比赛中,巾帼不让须眉,力压群雄夺冠,领奖台上,获得银牌与铜牌的两位男子运动员一起把张山扛在肩上时,张山的灿烂微笑留下了永恒的美丽,张山的王者气概与男选手的绅士风范让我记忆犹新。

九六年的亚特兰大,一枚最宝贵的银牌更是让我泪流满面。那发生在男子十米气手枪的决赛中。决赛之前,王义夫吸了口气,最后一发子弹之前,王义夫领先第二名意大利选手三点几环,金牌唾手可得。遗憾的是,最后一发子弹射出时,真正的千钧一发之际,王义夫突然昏厥,眼前一黑,6.7环,一个业余选手都不太可能的重大失误,最后,倒在了赛场,以0.1环之差败北。当工作人员把王义夫抬下场时,我眼眶湿润了,当王义夫的妻子紧紧抱着他时,我的眼泪禁不住留了下来,太残酷了。欣喜的是,四年之后的悉尼,王义夫夺回了迟到了四年的金牌,如此扣人心弦的剧本,大概也只有上帝能写出吧。那一刻开始,我不再仅仅关注金牌,我更关注金牌背后的故事,更注重运动



员展现的独有的精神,他们独有的精彩。

2000年的悉尼,我关注了首金的争夺。在奥运会前的整整一年时间里,赵颖慧在女子十米气步枪的比赛中从未失手,在记者与国人的眼里,这枚金牌板上钉钉了。可不知怎得,我心中总有莫名的担忧,多年观看奥运的经历,我知道,奥运比赛,精神的抗压能力更胜于能力。大概我是属乌鸦的,赵颖慧连决赛都没有进,十八岁的姑娘,被压垮了,我再次落泪,再次感受了奥运会的残酷。

2004年的雅典,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中国男人的雄起。当刘翔披着国旗跳上领奖台时,我无语凝咽,那可是男子田径的首枚金牌呀!

生活中不总是彩虹,更多的是风雨。2008年的北京,决赛场上,刘翔伤退,媒体铺天盖地的指责,我真恨不得狠狠地抽他们,你们懂体育吗?运动员在你们的心中仅仅是小丑吗?

回顾了奥运,我更想说说中国的女人。俗话说,女人是半边天,可在中国体育,在中国奥运史上,中国女人是大半边天。金牌数,中国女人至少60%吧。三大球,女排曾两次夺魁,女篮,女足先后摘银,而男子呢,男篮进入奥运八强,那叫历史性突破了,套用赵本山的一句话:“丢不丢人!”男排在家门口,又历史性了一把,男足就更别提了,他们把中国男人的面子都丢到火星上去了。千万别再说人种问题了,刘翔不是黄种人吗?中国女人不是黄种人吗?究其原因,中国女人更具有拼搏精神,中国女人更吃苦耐劳。

2012年的第一个奥运之夜,一个中国女人,又让我深深感动了一回,她的名字叫王明娟,中国女举48公斤级选手,新科奥运冠军。中国女举,多年来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48公斤级更是一张王牌。业内人士的话说,中国有实力夺奥运金牌的至少四五位,可惜名额只有一个,派谁去都能夺冠。可我还要感谢啥?当然不是金牌。因为她的坚守。十年来,她连夺02至09年四届世锦赛冠军,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但两届奥运会,她都落选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国家”认为她不够稳,哈哈,有这么“不稳”的世界冠军吗?她没有放弃,她要追寻自己的奥运梦想。用她自己的话说:“十年来,除了杠铃还是杠铃。”天可怜之,风雨过后终见彩虹。

因为她的刻苦。08年后,她练得更苦了,她说:“每一次进举重馆,我就想吐。”她也曾与教练开玩笑说:“周哥,我给你200块,你别让我练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十分耕耘,黄金满仓。

因为她的拼搏。这体现在场上,更体现在场外。在场上,她用自己的努力战胜了04年、08年的奥运冠军;在场下,她虽然输给了两次“不稳定”的评价,但她最终得到了一次迟来的肯定,成为了真正的奥运冠军。

因为她的自信。奥运会上的第一把试举,她失败了。“没关系,全运会的第一把,我也失败了,但最终,我胜利了。”她反过来安慰教练。是的,当她第一把试举成功,冠军已无悬念。

更因为她的理解。04年、08年,天下无敌的她因为两

个决定落选了,她委屈吗?那是肯定的,但她服从了大局。她不像乒乓球运动员何智丽——“惭愧,居然姓何——因为中国乒乓球队的让球传统,远走东瀛,加入日本国籍,改名小山智丽,在90年北京亚运会上,用“哟西、哟西”战胜了如日中天的邓雅萍。当时,国人的唾沫差点把她淹死,我也吐了不少。我认为,她可以战胜邓雅萍,乃至任何一个中国运动员,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应该用“哟西、哟西”战胜中国人,难道她忘了四十多年前的屈辱了吗?难道她忘了自己是炎黄子孙了吗?更何况,除了她,我从未在赛场上听到任何一个人喊出“哟西、哟西”的,包括正宗的小日本。可笑的是,“哟西、哟西”的她被“哟西、哟西”的日本丈夫给抛弃了。相比小山智丽——我可不敢再叫她何智丽,否则我祖宗准出来摸我的脸——王明娟理解了、服从了、忍了。她终于站到了奥运之巅。

同一个晚上,一个男人让我疯狂了。他的名字叫孙杨。赛前,他说:“我最想拿的是400米混合泳的金牌。”真是,不知我者谓我年少轻狂,知我者谓我泳池称王。他与韩国的朴泰恒大打口水仗。预赛,朴泰恒因犯规被取消资格,他却因失去对手而遗憾,这是何等的气魄。当朴泰恒申诉成功重获比赛资格时,他用破奥运记录的成绩让对手俯首称臣。这又是何等的气魄。当最后胜利时,孙杨在泳池中振臂狂呼,那一刻,表露的是张扬,体现的是振奋。泳池中,终于雄起了中国男人。

奥运,必将会有更多的感动,更多的震撼,我期待着,中国人期待着。

只是一只蜻蜓

戴翠雯

“妈妈,快看!我抓到了一只好大的蜻蜓!”少女兴奋的喊声吸引了我,侧头望去,只见一个天真的小姑娘挥舞着双手向我旁边的女子跑来。这位母亲微笑着看向孩子,“真了不起!”她说。

我看看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她一只手捏着蜻蜓的翅膀,一只手去逗弄它,看起来天真又纯洁。那只蜻蜓很大,几乎和我大半个手掌差不多。它的翅膀合拢在女孩手指间难以撼动,便静静地呆着,一动不动,好似已经死了一样。

它还活着么?我忍不住想。我对蜻蜓并不了解,不能辨别。也许人性总是让我们同情弱者,我忍不住对小女孩有了一丝不满。可是她有什么错呢?只不过是只蜻蜓而已,这般的脆弱,渺小的生命,实在微不足道,不值一提,谁会在乎呢?是否每个孩子都带着这样天真的残忍呢?我不禁希冀那位母亲可以对孩子的行为予以制止,让她放生或者丢弃那只蜻蜓,由它回归自然,自生自灭。属于大自然的生命,还是交由上天去主宰吧!但是我失望了。大抵母亲总是很少反对孩子的期望的。那位爱女心切的母亲不知从何处取出了一条细线,小心翼翼地绑在蜻蜓的尾部,再将细线的另一端交给她的宝贝。她慈爱地拍拍孩子的肩膀,露出鼓励的笑容,“去吧,宝贝!”

女孩很高兴,将线绕在手腕,指尖松开蜻蜓的翅膀。我看见,那对透明、轻盈的薄翼颤动了两次,立刻迅速地扇动起来。它想飞走吗?可是它并不知道,无论它如何飞行,如何努力,如何拼命,都不可能逃离这已被绳索绑定了的命运。也许它知道,可是不甘心,所以纵使徒劳无功也

不愿坐以待毙。它奋力地,拼了命地向外飞着,不肯放过一丝希望。力竭了,稍作停留,继续拼搏,绝不虚耗时间。

或许是蜻蜓的飞舞吸引了女孩,或许她觉得有活力的蜻蜓更有趣。于是,女孩捏紧绳头,开始欢快地拖着蜻蜓跑动,并挥舞着手腕让蜻蜓绕圈,她开心得自己都转起圈来了。我不解,有什么好开心的呢?一直只是她自己蹦蹦跳跳,蜻蜓连反应时间都没有,哪有精力表演呢?也许她并不在乎这个,只是在享受玩闹的乐趣吧!

过了一会,女孩似乎玩厌了,便随手丢下绳子。于是那只蜻蜓便静静地呆在我的脚边。我蹲下去观察它,它恬静安然地躺着,似乎睡着了。背上的双翼已然破损,显然已经不能飞了。只有它偶尔的动弹显示它还活着的信息。也许它实在没精力去反抗了,认命了,我伸出手,想解开绳子,却发现线已经嵌入了它的尾部了,顿时无言叹息。

忽然,蜻蜓升空,我一惊,原来是女孩提起了线。怔愣间,她已拽着线远去。留在我眼底的只有蜻蜓那对又大又黑却没有神采的眼睛。或许那是它的绝望和悲哀,伤痛着自己短暂的一生。又或许那里写满了愤怒和控诉,一再地指责我的冷漠。也许它在怨恨我明明从头看到尾,却不置一词的作为吧!

是的,我心知它的命运不曾阻止,因为那只是一只蜻蜓!为了一只蜻蜓去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这行为多么愚蠢,多么不值得。谁会为了一只蜻蜓去得罪一个同类呢?不过一只蜻蜓罢了。

母亲的“石头、剪刀、盐”

章竹林

我苦命的母亲不到50岁就去世了,她一生留下来我们兄妹5个人,还留下一些在我看来很珍贵的东西,比如留给我的“石头”、“剪刀”、“盐”。让我一生受用不尽。

我的老家婺城区上章村,离开罗埠集镇不到一公里。我读小学时,一次母亲带我到罗埠去买盐,出了门,我一下子远远地跑到前面去了,停下来回头看母亲,见她单薄的身子在路中间用脚拨着什么,又不时地弯下身捡什么。奇怪,我怎么没看到路上有东西?等母亲走近了,就问:“妈妈,你捡什么?”“你说呢?”她走前几步,又弯下身,捡起路中间一颗圆圆的小鹅卵石。“看到了吗?”她说:“路中间这种石头最滑,万一让老爷爷、老奶奶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人,还有肚子里有小宝宝的阿姨,挑担子的叔叔踢到、踩到,不小心滑倒、跌倒了,那该多危险啊!”说着母亲把捡起的小石子扔进路边草丛里,顺手又把一块碎瓦片捡到路边去。

噢,我这才明白,原来母亲不时地拨脚,不时地弯腰捡石子是为了别人啊!

前几年,偶尔见到儿时的同学,见面就会说,对我们印象最深,你个子最小,坐在最前面一排,常是两条鼻涕虫挂下来,穿一件改造的旧长布衫。同学这一说,让我又想起母亲来,想起她那把剪刀。对,小时我这件长衫是母亲用奶奶的一件破布衫改的,是母亲拿着剪刀东一块西一块剪下来拼凑起来的。当年,我们兄妹几个的衣衫裤子往往都来自大人破旧衣服,是母亲拿着剪刀比着样子重做的啊!

母亲那把剪刀不但给我们改衣裁裤,还拿它给我们兄妹几个理发,什么西洋发、马桶盖、平头、短发,她

都会剪。一次,我问母亲你衣衫裤会做,头发也会剪,是哪里学的?这回母亲笑了:“是偷的。”“还有偷这个的?”“当然有,裁缝‘老司’缝衣裁裤偷偷地看,剃头‘老司’给人剃头偷偷地学,一次两次,八回十回,就学起来了。什么事不是人做的,只要认真,什么事都学得会。”母亲不识字,说这话来倒是挺实用的。

那时,我们兄妹几个等于是活广告,隔壁邻居有的带着小孩来要母亲给剪个头发,有的带着旧衣服来让母亲给孩子改件衣服,母亲往往去放下自家的活先给别人做。母亲说,答应人家的就要做到,自家迟几天穿不要紧。我说:你又不收工钱,这么急干什么?母亲说:人家叫我们帮忙是相信我们,隔壁邻居要的是缘分,是情义,情义不是拿来卖钱的,乡里乡亲,人和人,情义比钱更重要呢。

过去在我们农村,隔壁邻居借盐借醋借油是极平常的事。有一次农忙,临烧晚饭发现没盐了,母亲就让我到隔壁去借回来平平一汤匙,第二天家里盐买回来了,母亲却舀了满满一汤匙让我去还,我问为什么还回去要这么满。母亲说,这是规矩,油盐酱醋借少还多是历朝来的规矩呢。母亲接着又说,借了别人的东西一定记牢要及时归还,借给别人的,我们自己不急用,不要马上去讨要。又说,别人帮我们的,千万不能忘记,要感谢;我们帮别人的事,不要老是记在心上。同样,别人对我们好,要记牢,别人对我们不好,不要记他。

母亲40多岁就去世了,至今又过去40多年了。那时,母亲不懂什么世界观,然而她的“石头”、“剪刀”、“盐”和她那些极平常的话,却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事,护卫着“道德底线”。

依法征收,确保公开、公平、公正

